

品读三袁

性灵文学的地理投射

袁宏道笔下的常德

袁楚

常德,地处湖南北部,沅水、澧水穿流而过,造就了其独特的山水格局。境内山峦起伏,河汊山、德山、桃源山等错落有致,这些山峰或清幽静谧,或雄浑壮观,为常德增添了几分灵秀之气。

万历三十二年(1604年)八月十四日,袁宏道发舟孟溪,前往洞庭,之后游德山,访桃源,历时一个月。这将是自1601年告病隐居公安柳浪馆以来的一次重要出游。

当轻舟划过沅水湍流,船底与鹅卵石碰撞的闷响,惊醒了这位晚明文人骨子里的诗性。此时,他37岁,已经是公安派的旗手,踏上湖南常德的土地时,陶渊明笔下那个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的乌托邦,正在薄雾中显露出地理与文学的双重面相。

袁宏道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,是舟入武陵,先到德山访龙襄、龙膺兄弟。龙襄是万历十年举人,一生拒不入仕,潜心事佛,著有《檀园集》;龙膺万历八年举进士,为官后,善断疑案,被誉为“神君”;他晚年归隐,在德山修筑隐园,研儒学读佛经建诗社,有《沧隐集》,是常德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。

袁宏道到德山的访问并非没有前因。早在1591年夏,龙襄、龙膺兄弟就曾到公安安里,与袁氏兄弟谈诗论文,吟诗作对。袁宏道有诗记载龙膺兄弟的这次来访,诗曰:

“夏日同龙君起,君善、家伯修郊外小集。邀却红尘子,晴郊共举杯。踏云穿空阔,立马问金台。古木无心长,杂花不定开。东南饶胜友,喜与二郎来。”

袁宏道在龙膺一同进京赴任后,交往更为深入,他们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方向见解独到,认为“世道既变,文亦因之”,对诗文的“性灵”书写达成了共识。北京崇国寺葡萄园文学社结成,常德桃源江盈科、德山龙膺也参与其中,在公安派的鼎盛时期,袁宏道与常德诗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这一次德山相聚,袁宏道已经功成名就,而龙氏兄弟虽为家僧,俨然常德一代文宗,他们以船载酒,胜友如云,热情接待了袁宏道。袁宏道到访龙襄的翠微山庄,在龙膺青莲诗社居住半月有余,又与常德文友同游于柳叶湖周边,成为常德文学界的一时之盛。

在德山,袁宏道游兴所至,写出了优秀的游记小品。《游德山记》中,他写道:“……入门多古杉柏,殿堂高广,像设亦奇大,辟如阿房旧址,见者知其非汉以后帝王居也。折而上即峰顶,顶有善卷坛,崖柱盛开,芳香袭一山。”细致地描绘了德山的古杉柏、高广的殿堂、善卷坛以及盛开的崖柱。这些景物的描写,展现了德山的清幽与庄严,传达出他内心对自然与人文景观融合之美的赞叹,将自己置身于山水之中,用文字捕捉瞬间的感受,让自然山水成为性灵的载体。

也许是因为对尘俗之务的厌倦,也许是对主人超然出世生活方式的赞美,袁宏道在访问翠微山庄后写诗《托龙君超为觅仙源隐居》,他还真的中间渔仙寺旁的一片地,准备他日作为栖居之所。

除此之外,袁宏道还写了近20首关于德山的诗,而龙膺得到这些诗后,和诗13首,情意切切。这些诗后来被居士张明教辑成《德山麈谭》(“麈”或作“暑”)一卷。(宏道《德山麈谭》小引)。

第二年端午,龙氏兄弟再次回,袁宏道、袁中道和诸友一起陪同,游沙市,泛舟便河,观龙舟竞渡,吟诗互赠,龙氏兄弟真是“与余兄弟有宿好”也。

袁宏道常德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地就是桃源。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世外仙境,那里没有政治纷争,没有世俗烦扰,只有淳朴的民风与自然的和谐,这种理想境界深深吸引了历朝历代文人墨客,使它成为一个文学的圣地。

桃源对于袁宏道的意义还在于,这里是江盈科的出生地,是江盈科的家,江盈科不仅是公安派举足轻重的人物,更是袁宏道的挚友和至交。

江盈科字进之,号渌萝,出生于嘉靖三十二年二月,家住桃源沅江边距桃花源不远的绿萝山,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。他才秀人微,天性孝友,历尽坎坷,40岁时才考中进士,之后“治理长洲,独刑骂流,提学四川,皆能体察下情,兴利除弊,是一个难得的好官。”

袁宏道和江盈科同年高中进士而结识,一为吴县令,一为长洲令。两人好到什么程度呢?袁中道在《江盈科传》中写道:“公与中郎游,若兄弟。行则并舆,食则比豆。迎谒行役,以清言消之,都忘其劳,若江文通、袁淑明云。上官至,有小酬应,不必中郎,公皆代为之。”

生活中性情相投,工作上互相支持,更重要的是文学上,江盈科是袁宏道强有力的支持者。江盈科为袁宏道《傲庵集》《锦帆集》《解脱集》作序,并参与其诗文集的刻印。1600年,江盈科《雪涛阁集》刻成,袁宏道为之作序。这四篇序文,序与文相辅相成,袁、江两人以文字订交,同声相应同气相求,表明鲜明独特的文学观点,公安派在文坛迅速崛起,性灵文学思潮风靡海内。

袁宏道诚挚地写道:“余与进之游吴以来,每会必以诗文相励,务矫今代蹈袭之风。进之才高识远,信腕信口,皆成律度,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,与其所不敢言者。”江盈科既肯定了袁宏道的文学思想,又对性灵之说进一步阐发和完善,对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文学思潮给予了有力的推动,是公安派重要创建者。

此时,江盈科远离家乡,正在四川任提学副史,袁宏道与之已离别数年,来到江盈科的故乡,怎么会不浮想联翩呢?未进桃花源,袁宏道就写诗《望渌萝山,有怀江渌萝兄》:“好在青溪曲,岩花石乳新。空闻流水引,不见渌萝人。明月层层出,乌纱面面尘。十年求道侣,能不忆仙邻?”

忆仙邻,访仙境,袁宏道乘舟进入桃花源,与江盈科一样,留下了关于桃花源风景人文的性灵书写。

这篇游记由《由河汊山至桃源山》《由渌萝山至桃源洞》《由水溪至水心崖》三篇组成。在文中,他生动地记下了渌萝、沙萝、倒水岩、渔仙、新湘西、水心崖等地的奇、险、绝。描写水心崖:“山高可万仞,山畔有盘蛇石,窟中有一石狗形,云是盘蛇之遗像”,将水心崖的险峻与神秘传说相结合,使人身临其境。在文末,他还当起了桃花源“导游”,说道:“游桃源者,当以渌萝为门户,以花源为轩庭,以穿石为堂奥,以沙萝及新湘西山水为亭榭,而水心崖乃其后户云。由江入湖,由湖入渌。”可见他对桃花源一带地理风貌的深入了解和独特感悟。

他还写道:“身行乱石间,水势奔激,声若雷霆。”相较于陶渊明笔下静谧和谐的桃源,袁宏道更注重动态与张力——山水的险阻、行旅的艰辛,成为其抒发个人情感的载体。

袁宏道游桃花源,还创作有大量诗作,后来,他将关于桃源的书写辑录一起,命名为《桃源咏》,密友曹霁为之写《桃源咏跋》云:“遇新安潘景升于亭下,出《桃源咏》四十余篇视余,其诗语翩翩欲仙,大脱楚歌骚厉习气。”曹霁认为其诗风为一变,由刻露俚俗转向沉潜雅致,可见“桃源”行对袁宏道影响巨大。

袁宏道之游常德,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游山玩水,而是深入常德的山水人文,进行心灵的对话。他在精神上追溯陶渊明,以真实体验为基础,将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文学主张,投射于具体的地域经验之中,使山水不仅是审美的客体,更成为文人精神漫游的见证者与对话者。

袁宏道游桃源之后的第二年,即1605年,江盈科在四川任上因病去世,桃源县痛失英才,公安派痛失副将,袁氏兄弟分别有诗《哭江进之十首》《哭江进之督学》。

后来,袁中道于万历三十七年(1609年)己酉正月和万历四十四年(1618年)癸丑孟春两次游览桃源,第一次龙襄、龙膺倾情相陪,第二次柳叶湖山杨嗣昌回故乡度假,争当东道主,在德山桃源,柳浪人杰再领风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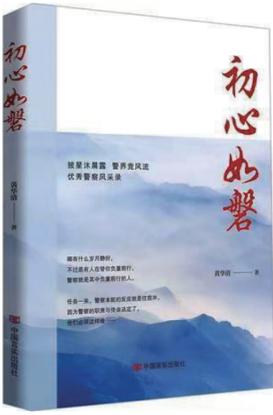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公安派性灵文学的地理投射,袁宏道、袁中道在常德的山水游历,以及与湖湘文人的交流与激发,使性灵说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文学主张,而是化作可触摸、可感知的生命体验。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遗产,始终提醒着后世:真正的文学生命力,永远生长在自然与心灵相遇的土壤之上。

文学评论

以文学构建有爱有温度的世界

——评黄华清散文集《初心如磐》

罗旭初



散文集《初心如磐》共分为“守初心”“山河行”“情愿长”三个篇章,60篇文章如同颗颗璀璨的明珠,串联起作者黄华清对警察事业的热爱与执着,对家国情怀的深刻感悟,以及对人间真情的细腻感悟。在这部作品中,作者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,将警察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,以及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,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,更是一部关于信仰、关于坚守、关于奉献的史诗。

除了对警察生活的真实描绘外,《初心如磐》还融入了黄华清深刻的思考与感悟。作者在书中不仅记录了警察的工作与生活,更通过他们的经历与故事,引出了对信仰、对坚守、对奉献的深刻思考。他让读者看到,警察这一职业之所以伟大,不仅在于他们勇于面对危险和挑战,更在于他们始终坚守初心、不忘使命,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国家和人民

的忠诚与誓言。这种精神力量,正是《初心如磐》所要传达的核心价值所在。

在警营文学的璀璨星空中,黄华清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星。他以散文为媒介,在文学的天地里耕耘出一片充满魅力与温情的天地。正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所说:“作家要去完成一个世界,是为了他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”。黄华清在散文创作中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理念。他致力于为他人完成一个有爱、有温度、有希望、有历史感的世界,而他的多篇作品如《梦留灵山》《家住鄱阳湖边》《赴你一面之约》以及《青春无悔献忠诚》《风雨兼程葆初心》等,恰似一扇扇通往这个美好世界的大门。

从这些作品中,我们能深刻感受到那种由一个点或面自然铺展开来的独特叙事魅力,这也是他高明之处。以《梦留灵山》为例,或许只是从一个关于灵山的梦境开始,这个小小的“点”,却能延伸出对故乡山水的眷恋、对往昔岁月的缅怀等丰富的情感与故事。他像是一位巧手的工匠,以这个点为源头,精心布局,将与之相关的各种元素,如当地的风土人情、人物故事等巧妙地交织在一起,逐步构建起一个完整而充满感染力的画面,仿佛带着读者一同走进那片有灵韵的灵山大地上,在灵山的怀抱中感受生命的静谧与美好。

再看《家住鄱阳湖边》,这无疑是以鄱阳湖这个特定的地域为面展开创作的成功范例。他并没有单纯地描写鄱阳湖的湖光山色,而是深入挖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故事。从湖边人家的日常生活到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,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到时代变迁下鄱阳湖人们生活的悄然改变,他用独特的笔触将这些丰富的元素融合起来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,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鄱阳湖的文字描绘,更是一个鲜活的、有爱的、充满希望与历史感的湖光世界。在这里,有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情感传承,有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生命智慧,亦有面对新时代挑战时人们积极向上的态度。

《初心如磐》的第三辑更是以特有的魅力吸引

着读者深入其中。这一辑里,《娘的目光》《老爹进城》等作品,宛如涓涓细流,滋润着读者的心田,让我们在平凡的故事与真挚的情感中,看到作者开阔的“眼界”和“高远的”境界”。

《娘的目光》和《老爹进城》都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作品,它们以家庭中的亲情关系为切入点。在《娘的目光》中,娘的目光仿佛是一种无声的语言,蕴含着无尽的关怀、慈爱与期望。作者通过对娘的目光细致入微的描写,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。我们能读出作者敏锐的“眼界”,他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如此细微却又极具感染力的细节,并且运用文字将这种目光的力量传递给读者。

同样,《老爹进城》也是从家庭关系的角度展开叙事。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,老爹进城这一情节反映了老一辈人与现代都市生活的碰撞与融合。作者在这个故事里,描绘出两代人在新环境中的种种不适应,从对城市高楼大厦的陌生到对城市快节奏生活的困惑,再到在儿女家中表现出的憨厚与质朴。通过这些描写,我们看到了两代人不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。然而,在这看似矛盾的背后,是亲情的纽带将他们紧紧相连。作者通过对老爹进城的所见所闻的叙述,反映出城乡之间的差异与联系,展现出他广阔的社会视野,这便是作者“眼界”的又一体现。

巴金说:“真正的散文是亲切的,是真实的,是自然的,它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装饰,就像一个人不需要用华丽的衣服来标明自己的美丽一样。”《初心如磐》是一部充满深情与哲思且真实的作品,它以警察这一特殊群体为切入点,通过真实而多维的刻画,展现了初心在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性。

以笔为渠,引精神之流铸丰碑

——简评陆剑报告文学《水官的故事》

李文芳

“一部中国文明史,也是一部中国人治水史。”洪湖作家陆剑报告文学《水官的故事》开篇之言如洪钟大吕,将蒋志刚这位孝昌水官的故事,置于大禹导洪、李仪祉兴水的历史长河之中。

这不仅是个人的故事,更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叙事视角:陆剑敏锐地捕捉到,蒋志刚的平凡与崇高,正是中华治水精神在当代基层的鲜活注脚,他以报告文学特有的纪实力量与文学温度,为我们雕刻了一座由清水与热血铸就的时代丰碑。

水,在陆剑笔下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。它既是蒋志刚使命的起点,也是其精神的归宿。从雨夜降生的奇妙缘分,到少年立志的治水宏愿;从26米深井的生死考验,到抗洪抢险的血肉长城,水成为贯穿主人公一生的精神线索。作者巧妙运用水的意象,将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,科学、求实、创新”的新时代水利行业精神具象化,使抽象的价值理念变得可感可知。

在叙事艺术上,陆剑展现了报告文学大家的风范。他精心设计的“十三乐章”式结构,如“雨夜降生”的生命序曲,“少年梦想”的青春咏叹,“愧对家

庭”的深沉慨叹,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,共同谱写出让志刚的精神交响曲。这种主题集束式的叙事策略,既保持了各篇章的独立性,又形成了情感的递进与升华。

细节描写是陆剑作品的灵魂所在。婴儿遇水则安的生理反应,抢险间隙的苦涩野桃,母亲临终的殷切呼唤……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,在作者笔下都成为折射人格光辉的多棱镜。特别是对蒋志刚“扳”与“刚”的性格刻画,通过出差吃快餐、拒斥斥亲等典型场景的白描,一个廉洁奉公的基层干部形象跃然纸上。这种白描与特写结合、细节支撑大旨的写法,是陆剑报告文学功力的鲜明体现。

陆剑的深刻之处,在于他拒绝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。他直面主人公的内心矛盾:面对高薪诱惑时的犹豫,未能尽母终老的愧疚,这些“不完美”的真实刻画,非但没有削弱人物的感染力,反而因其真实的人性底色,让蒋志刚的奉献精神更具震撼力。这种不回避矛盾、不粉饰现实的创作态度,体现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思想深度。

文化杂谈

贬谪之路铸诗魂

袁枫

我时常想,江州司马白居易的青衫上,应该浸透着两种泪。《与元九书》里“始得名于文章,终得罪于文章”的愤懑之泪,与《琵琶行》中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情之泪。元和十年(815年),44岁的白居易在江州寒夜写下那封长信时,或许未曾想到,这场仕途骤雨会流出中国文学史上动人的精神之花。

可以说,《与元九书》是困顿中的坚守宣言。当“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的舆论锋芒被折,当“请捕刺客”的忠直换来贬谪,白居易仍在信中掷地有声,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近四千里,有新乐府运动“美刺”理想的执着,有对“文章为我”的痛定思痛,更有“心系国事”的炽热未减。这份在政治高压下不曾冷却的赤子之心,恰是文人风骨的最好注脚。

一年后的秋夜,湓浦口的琵琶声让白居易完成了从孤愤到悲悯的灵魂蜕变。《琵琶行》里,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的旋律,让江州司马读懂了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苍凉。此时的白居易,已从《与元九书》的自省中沉淀出悲悯。他不再仅是挥斥方遒的谏官,更成了洞察人生况味的歌者。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的泪,既是为琵琶女而落,更是为每个在命运中浮沉的灵魂而落。这种从社会批判到人性观照的升华,让他的文字挣脱了时代局限。相较于柳宗元永州诗中的孤峭,刘禹锡柳州诗中的激愤,白居易的独特在于他将个人创伤转化为普世共情,《琵琶行》超越了“迁谪意”,成为所有失意者的精神慰藉。

历来评白乐天者,多喜论其“达则兼济,穷则独善”的智慧。袁中道曾略带调侃地提及他“头白齿豁,时携群狗狂牛奇章宅中斗歌”,而其兄袁宗道却奉之为精神偶像,以“白苏斋”明志。这两种视角恰恰勾勒出真实的白居易。他既有“唯歌生民病”的刚直,也有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通达;既在《与元九书》中坚守理想,亦在历经沧桑后会与生活和解。这种不执于一端的生命态度,恰是其超越常人之处。

这段贬谪之路启迪我们,为文者当学其“为时”的担当,让笔墨扎根大地。为人者当效其“顺逆皆适”的智慧,于困顿中守初心,于通达中不失本真。白的诗魂早已超越江州的山水,成为每个追光者心中的灯塔。真正的强大,不是永不跌倒,而是跌倒后仍能含泪唱出人生的悲歌。

新书速递

《长风破浪会有时: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》出版发行



要论述为根本遵循,深入解读新时代干部应具备的“政治三力”“七种能力”“八大本领”,为破解本领恐慌、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供支撑。

三大篇章立体构建能力体系

本书分设“政治能力篇”“领导能力篇”“工作能力篇”三篇。政治能力篇突出“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”,从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三个维度,结合实际案例,剖析干部如何在重大是非面前立场坚定、行动坚决。领导能力篇围绕“七种能力”要求,针对调查研究、科学决策、改革攻坚、应急处突、群众工作、抓落实等关键环节,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。工作能力篇立足“八大本领”,强化干部应对复杂环境、履职尽责的实战能力。

特色鲜明,解决实际工作难题

本书最鲜明的特点,在于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。它直面干部队伍中可能存在的“本领恐慌”,剖析了“不会为、不敢为、不善为”等深层原因,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旨在帮助广大干部真正成为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“行家里手”。

在内容呈现上,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既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干部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,又针对现实工作中的痛点与难点,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。书中融合了丰富的案例与分析,使读者能够学以致用、知行合一,应用于实际工作,具有较高的学习与参考价值。

《长风破浪会有时: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》的出版,正值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。该书的问世,不仅为广大干部提供了提升自我的学习宝典,也可为组织部门开展干部培训提供学习辅助。通过阅读本书,干部能够更加明确自身能力提升的方向,以更饱满的熱情与更专业的素养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。

《长风破浪会有时: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》近日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书聚焦新时代干部队伍能力建设,系统阐释了提高干部政治能力、领导能力、工作能力、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,可以为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阅读参考。

聚焦时代命题 回应干部能力建设迫切需求

当前,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,对于干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着眼全局,对提高干部现代化能力建设能力作出重大部署,指出要“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,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,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”,本书应时而生,以干部能力建设的重